

中 年

[中国]梁实秋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的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闻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一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蛰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

从前杂志背面常有“韦廉士红色补丸”的广告，画着一个憔悴的人，弓着身子，手拊在腰上，旁边注着“图中寓意”四字。那寓意对于青年人是相当深奥的。可是这幅图画却常在一般中年人的脑里涌现，虽然他不一定想吃“红色补丸”，那点寓意他是明白的了。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二十六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青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莼菜描”，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颌下的趋势，而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时一毛不拔的

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茹，头发根上或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

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青女子不是饱满丰润得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青女子不是玲珑矫健得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曲线都还存在，但满不是那么回事，该凹入的部分变成了凸山，该凸出的部分变成了凹入，牛奶葡萄要变成金丝蜜枣，燕子要变鹌鹑。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常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所以脂粉不可少。除非粪土之墙，没有不可朽的道理。在原有的一张脸上再罩上一张脸，本是最简便的事。不过在上妆之前下妆之后容易令人联想起《聊斋志异》的那一篇《画皮》而已。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擀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混身乱搓，希望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又有些人干脆忌食脂肪忌食淀粉，扎紧裤带，活生生地把自己“饿”回青春去。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

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火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

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其实“娶”“仕”都是小事，不娶不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从四十才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想这与健康有关。

吃窝头米糕长大的人，拖到中年就算不易，生命力已经蒸发殆尽。这样的人焉能再娶？何必再仕？服“维他赐保命”都嫌来不及了。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青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冽！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

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近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做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致陆小曼

[中国] 徐志摩

小曼：

这实在是太惨了，怎叫我爱你的不难受？假如你这番深沉的冤屈，有人写成了小说故事，一定可使千百个同情的读者滴泪。何况今天我处在这最尴尬最难堪的地位，怎禁得咬牙切齿的恨，肝肠迸裂的痛心呢？真的太惨了。我的乖！你前生作的是什么孽，今生要你来受这样残酷的报应。无论折断一枝花，尚且是残忍的行为，何况这生生的糟踏一个最美的纯洁最可爱的灵魂？真是太难了。你的四围全是细精铁壁你便有翅膀也难飞。咳，眼看着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旁边站着不少的看客。那羊主人也许在内，不但不动怜惜反而称赞屠夫的手段，好像他们都挂着馋涎想分尝美味的羊羔哪。咳！这简直的不能想。实有的与想象的悲惨的故事我也闻见过不少。但我的爱，你现在所身受的却是谁都不会想到过，更有谁有胆量来写？我劝你早些看哈代那本《Judethe Obscure》〔《无名的裘德》〕吧。那书里的女子Sue，你一定很同情她。哈代写的结果叫人不忍卒读。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将来有机会，我对你细讲。咳！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哪一天！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不明白也算了，一班人还来绝对的冤你。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两脚兽？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我现在可以放心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

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我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有灵性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尽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许的资养与温暖；这也全是你的，你尽量使吧！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你的时候，我就热烈的对他们宣言，我说：你们听着，先前我不认识她，我没有权利替她说话；现在我认识了她，我绝对地替她辩护。我敢说女人的心曾经有过纯洁的，她的就是一个。 Her heart is as Pure and unsoiled as any woman's heart can be; and her soul as noble。

现在更进一层了，你听着这分别。先前我自己仿佛站得高些，我的眼是往下望的。那时我怜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来到你身上来的；渐渐的我觉得我看法不对，我不应站得比你高些，我只能平着看你。我站在你的正对面，我的泪上的光芒与你的泪上的光芒针对着，交换着。你的灵性渐渐地化入了我的，我也与你一样的觉悟了，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靈魂的真际。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不错，勇敢，胆量，怕什么？前途当然是有光明的，没有也得叫它有一个。灵魂有时可以到黑暗的地狱里去游行，但一点神灵的光亮却永远在灵魂本身的中心点着。——况且你不是确信你已经找着了你的真归宿、真想望，实现了你的梦，来让这伟大的靈魂的结合毁灭一切的阻碍，创造一切的价值，往前来吧！再也不必迟疑。

你要告诉我什么？尽量的告诉我。像一条河流似的，尽量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像一朵高爽的葵花，对着和煦的阳光，一瓣瓣地展露她的秘密。你要我的安慰，你当然有我的安慰，只要我有，我能给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说的一句话——“Fighton”〔置身搏斗中〕。即使命运叫你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我的爱！那时你就死。因为死就是成功，就是胜利。一切有我在，一切有爱在。同时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认清，再不容丝毫的含

糊，让步牺牲是有的，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有个止境。你这样一朵希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了一对庸俗的父母，为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你以往的牺牲已经是够了，你再不能轻易糟踏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人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尽职也有个道理。灵魂是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总之一句话：时候已经到了，你得！——Assert your own Personality [维护你自己的人格]。你的心肠太软，这是你一辈子吃亏的原因。但以后可再不能过分地含糊了。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绝对分家的。要不然Nora [娜拉]何必一定得抛弃她的家，永别她的儿女，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里去？她为的就是她自己的人格与性灵的尊严。侮辱与蹂躏是不应得容许的。且不忙，慢慢的来。不必悲观，不必厌世，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决不会走过头，前面有人等着你，以后信，你得好好的收藏，将来或许有用。——在你申冤出气时的将来，但暂时切不可泄漏。切切！

1925年3月3日

小草与浮萍

[中国] 沈从文

浮萍被风吹着停止在一个陌生的岸旁，他打着旋身睁起两个小眼睛察看这新天地。他想认识他现在停泊的地方究竟还同不为同以往住过的那种不惬意的地方：他还能：

——这也许便是诗人告给我们的那个虹的国度！

自然这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事！他立时就知道所猜的是失望了。他并不见什么玫瑰色的云朵、也不见什么金刚石的小星。既见不到一个生银白翅膀、而翅膀尖端还蘸着天空明蓝色的小仙人，更不见一个坐在蝴蝶背上、用花瓣上的露珠当酒喝的真宰：他看见的世界，依然是像一盆泥鳅那末不绝地无休止骚动的世界。天空苍白灰颓如同一个病死的囚犯脸子一样、使他不敢再昂起头去第二次注视。

他真要哭了！他于是唱着歌诉说自己凄惶的心情：

“依是失家人，萍身伤无寄。江湖多风雪，频送依来去。风雪送依去，又送依归来；不敢识旧途恐乱依行迹……”

他很相信他的歌唱出后，能够换取别人一些眼泪来。在过去的时代的波光中，有一只折了翅膀的蝴蝶坐在草间，寻找不着它的相恋者，曾在他面前流过一次眼泪，此外，再没有第二回同样的事情了！这时忽然有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止住了他：

“小萍儿，慢伤嗟 同样漂泊有杨花。”

这声音既温和又清婉。正像春风吹到他肩背上一样，是一种同情的爱抚，他很觉得惊异，他想：

——这是谁？为甚认识我？莫非就是那只许久不通消息的小小蝴蝶吧？或者杨花是她的女儿……

但当他抬起含有晶莹泪珠的眼睛四处探望时，却不见一个小生物。他忙提高嗓子：

“喂 朋友，你是谁 你在什么地方？”

“朋友，你寻不到我吧，我不是那些伟大的东西！虽然我心在我自己看来并不很小，但实在的身子却同你不差什么。你把你放低一点，就看见我了。……是，是，再低一点……对了！”

他随着这声音才从路坎上一间玻璃房子旁发现了一株小草。穿件将褪色了的绿衣裳。看样子，是可以做一个朋友的。小萍儿眼睛转到身上时，她含笑说：

“朋友，我听你唱歌，很好。什么伤心事使你唱出这样调子？若你认为我够得上做你一个朋友，我愿意把你所有的痛苦细细的同我讲讲。我们是同在这靠着做一点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上走着呢！”

小萍儿又哭了，因为用这样温和口气同他说话的，他还是初次遇到呢。

他于是把他往时常同月亮诉说而月亮却不理他的一些伤心事都一同小草说了。他接着又问她是怎样过活。

“我吗？同你似乎不同了一点。但我也不是少小就生长在这里的。我的家我还记着：从不见到什么冷得打战的大雪，也不见什么吹得头痛的大风，也不像这里那么空气干燥，时时感到口渴——总之，比这好多了。幸好，我有机会傍在这温室边居住，不然，比你许不如！”

他曾听过别的相识者说过，温室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凡是在温室中住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季节，永远过着春天的生活。虽然是残秋将尽的天气，碧桃同樱花一类东西还会恣情的开放。这之间，卑不足道的虎耳草也能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最无气节的石菖蒲也会变得异样的壮大。但他却还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温室是什么样子。

“呵！你是在温室旁住着的，我请你不要笑我浅陋可怜，我还不知道温室是怎么样一种地方呢。”

从他这问话中，可见他略略有点羡慕的神气。

“你不知道却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并不巧，我——”小萍儿又抢着问：

“朋友，我听说温室是长年四季过着春天生活的！为甚你又这般憔悴，你莫非是闹着失恋的一类事吧？”

“一言难尽！”小草叹了一口气，歇了一阵，她像在脑子里搜索什么似的，接着又说，“这话说来又长了。你若不嫌烦，我可以从头告诉你。我先前正是像你们所猜想的那么愉快，每日里同一些姑娘们少年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什么跳舞会啦，牡丹与芍药结婚啦……你看我这样子虽不怎么漂亮，但筵席上少了我她们是不高兴的。有一次，真的春天到了，跑来了一位诗人。她们都说他是诗人，我看他那样子，同不会唱歌的少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一见他那尖瘦有毛的脸嘴就不高兴。嘴巴尖瘦并不是什么奇怪事，但他却尖得格外讨厌。又是长长的眉毛，又是崭新的绿森森的衣裳，又是清亮的嗓子，直惹得那一群不顾羞耻的轻薄骨头发颠！尤其是小桃——”

“那不是莺哥大诗人吗？”照小草所说的那诗人形状，他想，必定是会唱赞美诗的莺哥了。但穿绿衣裳又会唱歌的却很多，因此又这样问。

“嘘，诗人，单是口齿伶俐一点，简直一个僂薄儿罢了。我分明看到他弃了他居所的女人，飞到园角落同海棠偷偷地去接吻。”

她所说的话无非是不满意于那位漂亮诗人。小萍儿想：或者她对于这诗人有点妒意吧！

但他不好意思将这疑问质之于小草，他们不过是新交。他只问：

“那末，她们都为那诗人轻薄了！”

“不。还有——”还有谁？”

“还有玫瑰。她虽然是常常含着笑听那尖嘴无聊的诗人唱情歌，但当他嘻皮涎脸地飞到她身边，想在那鲜嫩小嘴唇上接一个吻时，她却给他狠狠的刺了一下。”

“以后——你”

你是不是问我以后怎么又不到温室中了吗？我本来是可以在那里住身的。因为秋的钱行筵席上，大众约同开一个跳舞会，我这好动的心思，又跑去参加了。在这当中，大家都觉到有点惨淡，虽然是明知春天终不会永久消逝。”

“诗人呢？

“诗人早早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姐妹们也想，因为无人唱诗，所以弄得满席抑郁不欢。不久就从别处请了一位小小跛脚诗人来。他小得可怜，身子还不到一粒白果那么大。穿一件黑油绸袄子，行路一跳一跳——”

“那是蟋蟀吧？其实小萍儿并不与蟋蟀认识，不过对这名字很熟了！

“对。他名字后来我才知道的。那你大概是与他认识了！他真会唱，他的歌能感动一切，虽然调子很简单。——我所以不到温室中过冬，愿到这外面同一些不幸者为风雪暴虐下的牺牲者一道，就是为他的歌所感动呢。——看他样子那么渺小，真不值得用正眼刷一下。但第一句歌声唱出时，她们的眼泪便一起挤出来了！他唱的是：‘萧条异代不同时’。这本是一句旧诗，但请想，这样一个钱行的筵席上，这种诗句如何不敲动她们的心呢？尤其感到伤心的是那位密司柳。她原是那绿衣诗人的旧居停。想着当日临流顽影，婀娜丰姿，真是难过！到后又唱到‘姣艳芳姿人阿谀，断枝残梗人遗弃……’把密司荷又弄得嚎啕大哭了。……还有许多好句子，可惜我不能一一记下。到后跛脚诗人便在我这里往下了。我们因为时常谈话，才知道他原也是流浪性成了随遇而安的脾气。——”

他想，这样的诗人倒可以认识认识，就问：“现在呢？”“他因性子不大安定，不久就又走了！”

小萍儿听到他朋友的答复，恍然若有所失，好久好久不作声。

他末后又问她唱的“小萍儿。慢伤嗟，同样漂泊有杨花！”那首歌是什么人教给她的时，小草却掉过头去，羞涩的说，就是那跛脚诗人

登勃朗峰

[美国] 马克·吐温

赴勃朗峰的途中，我们先搭火车去了马蒂尼。翌晨八时许即徒步出发。路上伴侣很多——乘车骑骡的旅客多。还有尘土多。队伍前前后后，络绎不绝，长可一哩左右。路为上坡——一路上坡——而且也较陡峻。天气又复炎热，乘坐于骡背或车中的男男女女，蠕蠕而前，焦炙于炎阳之下，真是其状可悯。我们尚能祛避暑热于林藪之间，广得阴凉，但是那些人却办不到。他们既花钱坐车，是舍不得因耽搁而轻耗盘缠的。

我们取道黑首而前，抵高地后，沿途景物，颇不乏胜致。途中一处须下经山底隧道；俯瞰下面峡谷，有清流激湍其间；环视左右，石如扶垛，丘岗蓊郁，景色殊幽。整个黑首道上，到处瀑布鸣溅，连绵不绝。

抵达阿冉提村前半小时顷，雪岭一座，巍然在望，日熠其上，光晶耀眼，顶作V形，无异壮峨山门。这时我们乃亲睹了勃朗峰，诨号“阿尔卑斯之王”。我们拾级而上，这座尊严的雪岭也随之而愈升愈高，矗入蓝天，渐而夺据整个穹苍。

环顾邻近诸峰，——一例光突陡峭，色作浅棕——奇形怪态，不可名状。有的顶端绝峭，复作微倾，宛如美人纤指一般；另一怪峰，状若塔楼，又类主教角冠；巉岩峭拔，雪不能积，仅于分野之处见之。

当我们仍高踞山巅，尚未下至阿冉提村之前，我们曾引颈遥望附

近一座山峰，那里棱镜虹霓般的丽彩，璀璨缤纷，正戏舞于白云之旁，而白云也玲珑缥缈，仿佛游丝蛛网一般。那里软红稚绿，灼灼青青，煞是妩媚；没有一种色泽过于凝重，一切都作浅淡，而萦绕交织，迷人心意。于是我遂取坐观，饱览奇景。这一天彩幻，仅作片晌驻留，旋即消逝，变幻交融，一时几于不见；俄而又五色繁会，轻柔氤氲的晴光，瞬息万变，聚散无定，纷至沓来，熠耀于缥缈云端，把冉冉白云幻作霓裳羽衣，精工绝伦，足堪向飞仙捧供。

半晌，方悟刚才所见的种种瑰丽色彩，无穷变幻，原是我们一只肥皂中所常见的；肥皂所过之处，种种色泽变幻，无不尽摄其中。天下最美丽最奇妙的事物实在无过于皂泡：适才的一天华彩，云锦天衣，恰似碎裂在阳光之下的美丽皂泡一样。我想世上皂泡如其可求，其价值将不知几何。

马蒂尼至阿冉提之行，计历时八时许。一切车骑，尽抛身后；这事我们也仅偶一为之。俯缘河谷而下，前往沙蒙尼途中，雇得敞篷马车一辆；继以一小时之余裕，从容进餐，这给了车夫以取醉功夫。车夫有一友人一起同行，于是这友人也得暇小酌一番。

起身后，车夫说我们用饭之际，旅客都已赶到，甚至赶在前面了；“但是，”他神气十足地说，“不必为此烦恼——安心静坐吧——不用不安——他们已扬尘远去了。但不久就会消失在我们背后。劝您安心静坐吧，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我乃是车夫之王啊，看吧！”

鞭梢一振，车遂辘辘而前。颠簸之巨，为平生所未有。刚下过的暴雨把有些地方的路面整个冲掉了，但我们也一概不顾，轮不稍停，车不减速，乱石废物，溪谷原野，飞掠而过——时而尚有两轮一轮着陆，大部时间则几乎轮不匝地，凌空骧腾。每隔一会，这位镇定而慈祥的狂人则必一副尊容，掉转头来对我们讲，“观看到了吧？我一点儿也不虚说——我的确是车夫之王”。每次我们几乎险遭不测之后，他总是面不改色，喜幸有加地对我们说，“只当它个乐子吧！先生们，这事很不经见，很不寻常——能坐上车王的车，要算是机会难得

啊！—— 请注意吧，我哪就是他啊。”

他讲的是法语，说话时不断打嗝，有类标点。他的友人也是法人，但操德语——所用的标点系统则完全相同。友人自称为“勃朗队长”，这次要求我们和他一道登山。他说他登山的回数比谁都多——四十七次——他的兄弟则是三十七次。他兄弟是世上最好的向导，除了他本人——但是他，请别忘记——他乃是‘勃朗队长’，这个尊号别人是觊觎不得的。

这位“车王”果然不爽前言——像阵疾风一般，他的确赶上而且超过了那长长的旅客车队。其结果是，抵达沙蒙尼旅馆时我们遂住进了讲究的房间。如果这位王爷的车艺稍欠敏捷——或者说，如果他在离开阿冉提时不是多亏天意，已经颇为酩酊，这将是不可能的。

（高 健译）

寄小读者（节选）

〔中国〕冰心

亲爱的小朋友：

我常喜欢挨坐在母亲的旁边，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说我幼年的事。

母亲凝神地，含笑地，低低地说：

“不过有三个月罢了，偏还是这般多病。听见端药杯的人的脚步声，已知道惊怕啼哭。许多人围在床前，乞怜的眼光，不望着别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经从人群里认识了你的母亲！”

这时眼泪已湿了我们两个人的眼角！

“你的弥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子，抱出到厅堂前。因看你丰满红润的面庞，使我在姊妹妯娌群中，起了骄傲。

“只有七个月，我们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阑旁。海波声中，你已会呼唤‘妈妈’和‘姊姊’。”

对于这件事，父亲和母亲还不时地起争论。父亲说世上没有七个月会说话的孩子。母亲坚执说有的。在我们家庭历史中，这事至今是件疑案。

“浓睡之中猛然听得丐妇求乞的声音，以为母亲已被她们带去了。冷汗被面的惊坐起来，脸和唇都青了，呜咽不能成声。我从后屋连忙进来，珍重的揽住，经过了无数的解释和安慰。自此后，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轻易的离开你的床前。”

这一节，我仿佛记得，我听时写时都重新起了呜咽！

“有一次你病得重极了。地上铺着席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亲又不在家。你断断续续说的几句话，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所能够说的。因着你奇异的智慧，增加了我无名的恐怖。我打电报给你父亲，说我身体和灵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阵大风雨，深忧的我，重病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地睡了一大觉。这一番风雨，把你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接了过来。”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亲以智慧的眼光，看万物都是智慧的，何况她的惟一挚爱的女儿？

“头发又短，又没有一刻肯安静。早晨这左右两个小辫子，总是梳不起来。没有法子，父亲就来帮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亲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两个小辫子，好容易天天这样的将就的编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亲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

“陈妈的女儿宝姐，是你的好朋友。她来了，我就关你们两个人在屋里，我自己睡午觉。等我醒来，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马，都当做船，漂浮在脸盆的水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宝姐是我一个神秘的朋友，我自始至终不记得，不认识她。然而从母亲口里，我深深地爱了她。

“已经三岁了，或者快四岁了。父亲带你到他的兵舰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换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小木鹿，放在小靴子里。到船上只要父亲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时，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脱下靴子，发现了小木鹿。父亲和他的许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么不会说？”

母亲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来，她的质问，和我的羞愧，都是一点理由没有的。十几年前的事，提起当面事说，真是无谓。然而那时我们中间弥漫了痴和爱！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么缘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你就过来呼唤我，摇撼我，说：‘妈妈，你的眼

睛怎么不动了？’我有时喜欢你来抱住我，便故意的凝神不动。”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母亲凝神，多是忧愁的时候，我要搅乱她的思路，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这是个隐谜！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吃着饭，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画，桌上的钟和花瓶，一碗饭数米粒似的，吃了好几点钟。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开。”

这件事我记得，而且很清楚，因为独坐沉思的脾气至今不改。

当她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总是脸上堆着笑，眼里满了泪，听完了用她的衣袖来印我的眼角，静静的伏在她的膝上。这时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这是如何可惊喜的事，从母亲口中，逐渐的发现了，完成了我自己！她从最初已知道我，认识我，喜爱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认世界上有个我的时候，她已爱了我了。我从三岁上，才慢慢的在宇宙中找到了自己，爱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过是母亲意念中的百分之一，千万分之一。

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千百倍的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的爱她，而且死心塌地的容她爱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说：“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地，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四个字，从她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惟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总之，她的爱，是摒除一切，拂拭一切，层层地磨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来爱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后，将我二十年的历史和一切都更变了，再走到她

面前，世界上纵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儿，她就仍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响。海波如山一般的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里。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她，投到她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更变！

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

世界上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头上的两根丝发，也不能一般长短。然而——请小朋友们和我同声赞美！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小朋友！我敢说，也敢信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敢来驳我这句话。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涌到最高度，我知道于我的病体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写的都不出乎你们的智慧范围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紧一阵慢一阵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气，也正无声的赞美她们的“自然母亲”的爱！

我现在不在母亲的身边，——但我知道她的爱没有一刻离开我，她自己也如此说！——暂时无从再打听关于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会写信给我的母亲。我说：“亲爱的母亲，请你将我所不知道的关于我的事，随时记下寄来给我。我现在正是考古家，要从深知我的你的口中，研究我神秘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们正在母亲的怀里。——小朋友！我教